



当兵那点事

■曹新旺

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个冬天，我们一帮子十七八岁的青年，穿上军装，坐火车，倒卡车，跨越千里来到塞北某军营。

一下车，一阵刺骨的冷风袭来，我不由得打了个哆嗦。放眼一看，我们顿时蒙了。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部队，想象中的部队不是在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的大城市，也得是在人来人往、热闹非凡的小县城，可眼前的景象太让人不敢相信了。远看是山，近看是山，左看右看还是山，抬头看一片天。闹了半天，我们的部队在一个小山坳里，十几排红砖红瓦的平房，让人看着憋得慌。

这就是我们的军营？至少要待三年的军营？落差不是一般的大。我们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来时的那种兴奋，早已没有了踪影。

一哥们儿嘟囔了句：“这是啥球地方！”也就是这哥们儿，新兵训练时连跑了两次，但都被逮回来了。

紧张的新兵训练开始了，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是我们这些社会青年向合格军人转变的必经之路。从齐步到正步，从爬战术到五公里武装越野，从单双杠到轻武器射击……开始训练时还算可以，但两个星期后，就有点吃不消了，我们中间有腿肿的，有脚崴的，有生病的，也有偷奸耍滑的。最操蛋的，应该数身体啥事没有，就是脑袋出了毛病的“思想兵”，说轻一点叫“开小差”，说重一点那就是想当“逃兵”。这也是部队干部最头疼的事。

一天中午，我们累得不行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。突然，要求紧急集合，我们一激灵，几乎同时坐了起来。你知道新兵最怕啥吗？紧急集合哨！在新兵连那段时间，只要一听见紧急集合哨，我的小心脏一家伙就到了嗓子眼儿，紧张得大冬天直冒汗，因为紧急集合让我们出了不少“洋相”。

就听见新兵排长喊：“不带装备紧急集合！我们迅速跑了出去。5分钟集合完毕，排长下达任务。原来，曾经说“这是啥球地方”那哥们儿跑了。我们百十号人找了这哥们儿两个多小时，终于在一个山坳里找到了。一个战友说：“你跑个球呀！这大山坳里你能跑得掉吗？害得我们觉都没有睡成！”

新兵连长、排长、班长和战友们轮流给这哥们儿做思想工作，这哥们儿一个劲儿点头，说，让首长担心了，让战友们受累了，再也不跑了……

可是，不到半月，这哥们儿又跑了。排长再次吹响紧急集合哨。排长话音刚落，队列里就有人说：“咋又是这货，真能折腾！”最后，还是给弄回来了。这次，他被老兵班长狠狠地“修理”了一顿，老实了，再也不跑了。有战友说：“这家伙有点贱！”

紧急集合是每个军人的必修课，通常以警报、哨声等为信号。当你正做着甜美的梦时，短促有力的紧急集合哨吹响，你的美梦彻底破碎，心跳急剧加速，紧张得心脏真的要蹦出来一样。

当时我们睡的是八个人的大通铺，也就是这八个人的通铺在紧急集合时给我们制造了些麻烦！

新兵连第一次紧急集合是一天夜里。那天，我和战友们正做着美梦呢，迷迷糊糊就听到哨响。有机灵的战友坐起来压低声音喊：“快！快！紧急集合！”一听紧急集合，我的心一家伙就蹦到了嗓子眼儿。额头、手心全是汗，整个人像傻了一样，不知道该干啥了！

“你干嘛呢？发什么愣？赶紧打背包呀！”一个战友对着我急喊道。

我一个激灵，急忙打背包。但越急越乱，越乱越急，背包怎么也打不好，像棉花团一样，根本就没有军用背包的样儿。更要命的是，当我找裤子穿时，黑灯瞎火一摸，裤子里面已经有一条腿了，是我邻铺的兄弟穿上了。我当时有点急了，我说：“哥们儿，你的腿穿到我裤子里来了。”这哥们儿说：“这是我的裤子！”我说：“这就是我的！”这哥们儿又摸了一通，说：“对不起呀，我的跑这边来了！”

当我们这对难兄难弟抱着被子冲到集合点时，已经超过了紧急集合规定的时间。当时，有个班长实在是憋不住，笑出了声。他说：“你们自己看看。”两边一瞧，我的天呀，这叫啥集合哟，用“丢盔卸甲”形容一点也不为过！有帽子戴歪的，有没系鞋带的，有鞋在手里提着的，有没穿袜子的，有扣错扣子的，有背包散了的，有抱着被子的，还有一哥们儿裤子掉到了小腿上。

再看看自己，鞋子穿反了，穿了一只袜子，扣子上下错扣着，被子本应背着，而我却抱着，手里还提溜个脸盆，别提有多狼狈了。

但有一次紧急集合令我终生难忘，可以说是“刻骨铭心”。

那年夏天，天好似被谁捅了个窟窿，大雨倾盆。一天夜里，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声响起。队伍迅速集合完毕，带队的领导作了一个简短的战前动员：“驻地发生了严重的山洪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，地方请求支援。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开赴抗洪抢险一线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！”

我们与洪水搏斗了三天三夜，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可我的一位好战友却在那次抗洪中为救落水群众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他被大水冲走的瞬间，竭尽全力把群众推到安全地带。群众得救，他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。三天后，我们在下游找到了战友的遗体。

向遗体告别那天，连长含泪特意吹响了紧急集合哨。那次集合，我们眼含泪花……

我们的军营坐落在海拔两千米的山坳里，有一个特色就是冬天特别冷。冷到什么程度？三九天，你用沾了水的手捏铁丝，能给你粘上。夸张吧？就这么夸张！还有更夸张的，就是三九天我们最怕上厕所，不憋到实在受不了真的不会去。

我们军营的厕所建在一个山沟里，可以说是“纯天然”、“无污染”，最大的好处就是夏天你也见不到一只蝇虫，可冬天就让人受不了。这样一个开闸的厕所，到了冬天，寒风顺着山沟嗖嗖向上钻，往下一蹲，屁股就像被刀刮着一样，再过一会儿就给冻麻了。一哥们儿生活在城市里，第一次上这样的厕所，蹲下后，嘴里干吭叽，脸憋得通红，就是解不出来，气得直爆粗口：“这是什么鸟厕所，屁股快冻成冰块了，不拉了！”冻得提上裤子走了。

军营到县城一个来回得一天的时间，但那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去的地方，因为我们在这个小山坳里憋坏了。你想啊，每天就那些面孔，眼前呈现的除了石头还是石头，电视没影儿，有几盘录像带早已看腻了。女的？唉，连个长头发的都看不到。所以呀，那时候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下一趟山，到县城走一遭，饱饱眼福，换换心情。但到县城并不是谁想去就去的，得统一请假，单独去是不行的，一次二三个人。那一天，我们三个人去县城的请假条终于被批准了，高兴得早饭不吃就出发了。

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一趟去县城，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嘉奖。

那次出山，不是让我们瞎逛，是要负责为战友们购买生活用品的，毕竟去一趟县城不容易，有时一个月还没有人去一回，所以我们几个先把战友们所需要的东西购好，又吃了顿地方小吃，看看时间还早，我们就逛一下街，当时的心情就一个字——爽！

我们正高兴地走着，突然听到有人喊“抓小偷”！眼看着小偷朝我们跑来，眼看着已到了我们面前，眼看着我左边的战友大个儿抬腿就是一脚，耳听见有人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，周围掌声响起。我说：“大个儿，你咋这么利索呢？”“练过！”大个儿自豪地说。

回到军营，我们并没有提起此事，但还是有人群众送来了锦旗，此事被大家知晓。连里上报，给我们每人一个嘉奖，通报表彰。下一趟山，饱了眼福，还受到了表彰，战友们那个羡慕啊，我们仨心里那个美啊！

当然啦，当兵还有许多事。喜怒哀乐、苦辣酸甜，那都是人生经历，值得珍惜和回忆！

太康采风诗词作品选登

■高耀美

刘寨印象

穿越时空入画廊，
方宅曲径美风光。
清塘写意桃源色，
沉醉田园恋此乡。

引垂纶钓。墙书家训红光耀，
馆藏记忆金阳照。油菜遍地开，
光伏朝天傲。这样板六村
共建村民笑。

■田雨

江城梅花引·老家镇

刘寨村

莺啼刘寨嫩芬芳。醉心房。
醉心房。海晏河清，处处漾
芳香。铁路长廊遗址馆，藏
历史，证青春、趣事长。

吉祥。吉祥。一凤凰。正
飞翔。向太阳。碧水荡漾，
起柱阵、光伏煌煌。鱼跃
波儿，昼夜好风光。户
户门前家训立，风气正，
见和谐、别墅房。

■陈文强

仲秋太康采风有感

清颯丽日好寻幽，
拟作流觞盛世讴。
宾主偕欢千景宴，
烹今煮古竞风流。

■毛维娜

南歌子·刘寨印象

此一程盈梦，还一梦动
情。粉墙内外绿分明，嗅几
簇油菜且共蛰声。

村老闲庭步，秋樱曲径
丰。赤旗依次亮家风，着
意家乡色彩恁娉婷。

注：秋樱，格桑花别称。

■何心昌

抒怀

今至太康眼界宽，
改革开放果新鲜。
高山作纸海当砚，
难写中原这片天。

■郁洪福

访槐寺村有感

槐寺文明积淀，
精华底蕴数千年。
藏龙卧虎多才俊，
共建安康绘丽篇。

■顾凤章

颂刘寨村采摘园

采摘园里果香浓，
游客云集乐不停。
岁月悠悠人未老，
天然美味润滋成。

■葛永红

观刘寨电影胶片收藏馆忆儿时

拎条小凳坐幕前，
看罢少林观李渊。
光影匆匆堪夜半，
一帧胶片映童年。

■张远

老家镇刘寨

刘寨初观诗欲狂，
风华处处好辞章。
党旗飘屋看唯美，
荣誉绘墙知颂扬。
种植生财多样化，
养鱼发电另铺张。
村容村貌超城镇，
但愿人人住此乡。

■李建华

走进槐丘寺

谢安今故里，画栋绿成荫。
沃野金娃抱，车间机器吟。
光伏铺富路，碧水跃银鳞。
翠鸟枝头唱，声声荡入云。

■张辉

颂刘寨

刘寨乡村漫步行，
欣看旧貌变新容。
茵茵楼畔草生绿，
灿灿秋阳榴绽红。
彩绘粉墙描景美，
长街绿柳醉华荣。
纷呈姹紫康庄路，
激荡豪情贺太平。

■任国臣

临江仙·刘寨田园新村

亮丽新村生态美，波光
滟南湖。长街短巷彩霞涂。
琼楼藏绿树，啼鸟悦心舒。

原野油菜金色染，姹娜秋
菊凝珠。田园文化润如酥。
村民歌与舞，访客忘归途。

■袁俊华

刘寨村感吟

渔光互补滚财源，
垂钓休闲一景观。
刘寨村民多智慧，
三园二馆绣华篇。

注：三园：万果园、油菜
园、自然生态园。二馆：体
验馆、露天展览馆。

■王中华

槐丘寺养老院

昔日常牵挂，村头茅草棚。
今来幸福院，倍感党恩隆。

■阎本亮

【北正宫·塞鸿秋】

老家镇刘寨印象

长廊绿护火车道，南湖碧

